

徐玉臺醫話精華

徐玉臺南匯人治病多新解蓋經驗宏深自臻
於手揮目送之境著有醫學舉要論述病原絲
絲入扣

徐玉臺醫話目次

熱病	一
喘欬	二
瘧疾	三
痢疾	四
內傷	五
偏枯	六
痺症	六
痿症	七
腫脹	九
黃疸	九
諸痛	一〇
胎產	一一

徐玉臺醫話精華

上海秦伯未編纂

普甯方公溥參校

■ 熱 病

南匯本城楊熙宗令郎病瘧。寒熱俱輕。飲食如故。守不服藥之戒。一日自神廟燒香而歸。忽發狂言。似有神靈所作。邀余診視。脈象沉鬱。魄汗淋漓。未能審其果爲熱厥。不敢驟用寒涼。姑用胆星竹瀝與服。服下人事頓清。詢其近日所服何物。曰薑棗湯。日服兩次。視其舌色。面白底絳。唇若塗硃。知爲熱邪無疑。時已三更。余見其病勢稍持。約其明日轉方。天明復來邀診。據述醒時未及三刻。旋又發厥。遂用犀角地黃湯合大承氣。許其大便一行卽愈。奈他醫謂下則必死。病家轉多疑慮。時有張二川係楊內戚。力勸本家定服余方。煎藥已近下午時候。病者牙關緊閉。強將犀角灌入。服至半劑。大便卽解。前恙頓除。

南匯姚裕豐醫士也。秋月寒熱。雜投霍香正氣香茹飲之。類醫中來問病者。必定一方。其自己亦不能主持矣。其父沛寰。因其病勢危劇。始來邀余。余用急下之劑。前醫交阻。謂此屬不治之症。何用下爲。余坐等其家煎服。大下宿垢。繼服滋補半月而愈。

喘 欬

發熱惡寒。頭疼身痛之暴症。人易辨之。惟久鬱肺經而成喘嗽。有似陰虛勞嗽者。不可不辨。郡城西門外奚藕莊客幕於外。上年道途受熱。曾患喘嗽。服自便而愈。今復患喘嗽。投自便而加劇。醫亦概用清肺補肺。終不見效。自疑爲陰虛重症。徬徨無措。遂延予診。余爲脈象見緊。似數非數。前患暑熱。故自便可愈。今患寒邪。故反增劇。用小青龍湯而愈。

老人元虛。病宜扶元。人人知之。竟有陽氣充實。常服大寒之藥。常得帶病延年者。南匯本城謝鳳鳴。年七十有四。因上年秋間。涉訟到郡。舟中冒暑。卽發

溫瘧微寒惡熱胸膈痞悶。余適寓郡城。用清心涼膈散而寒熱止。繼用半夏瀉心湯而痞悶除。旋即結訟回南。不再服藥。延至初冬喘嗽大作。醫用疏散愈治愈劇。至新正初十外。日夜不能交睫。痰涎盈盆盈碗。囑其子恩榮等速辦後事。無餘望矣。適有微友汪郁廷在坐。謂此症仍請予診治。必有出奇制勝之處。郡城僅一浦之隔。何不專舟邀歸以一診。鳳鳴平日持家甚儉。因欲死裏求生。不得不從汪議。余亦以世好難辭。即束裝東歸。時已正月十六夜診畢。即知其誤用辛溫。許以尙可挽救。方用大劑白虎參入大劑犀角地黃。堅服四十餘日而全愈。若不細察其脈。而但拘年齒以施治。必至抱怨九泉。至嘉慶二十五年重遊泮水。至道光五年已八十有四。一日不飲蔗汁梨漿等味。即大便艱澀。辛溫之誤人有如此。

□ 瘧疾

寒熱往來之瘧。治宜小柴胡湯。不知陰虛之體。用之轉增大患者。郡城姚

敬修夏日病瘡。醫投小柴胡十餘劑。竟無增減。停藥二日。忽然發厥。舌短眩暈。危在頃刻。居與余寓相近。急來延診。余用大劑清肝之藥。一服而安。知其多服紫胡。肝陰虧乏。厥陽亢逆也。愈後四肢痠麻。用養陰藥調理半年。始得平復。

痢疾

府廩生高菊裳。令堂病陽虛久痢。醫頻服溫補。延至半載。病反增劇。晝夜三十五次。余診時。但述腰脊空痛異常。遂用斑龍丸峻補奇脈。初服一劑。病勢大減。自後連服數劑。竟無增減。服參些少。略安片刻。而菊裳昆仲以尊人病怔忡經年。參藥大費。人參豈能常服。余爲沉思良久。改用黃芪建中加鹿角。時有醫士李秀在座。謂峻補之法。繼以宣通陽氣。亦是一法。力贊此方爲中病。堅服二十餘劑而愈。

華庠生王熾。令堂秋月病熱。初延李謹診視。用薄荷連翹山梔等。俱用姜汁製服。服後發厥。復延一時醫診視。用白虎湯清火。人事雖清。下痢不止。改用

補劑亦無效驗。來寓懇余專治。爲用仲景桃花湯而愈。

南隄東門李連城病肝氣脹痛。因多服左金。遂至下痢不止。食飲不思。人亦不與之食。更醫則倏張倏李。用藥則惟尤惟苓。僉云不治。已措辦後事矣。不得已而索治於余。余令其早服大劑歸脾。晚服大劑六味。并令家人誘其食肉。卽有效驗。一月全痊。

內傷

南隄南門張寶華勞倦之餘。又兼食滯。乃內傷中之有餘者。脈象洪大。熱渴異常。予係舊戚。平日相信不疑。卽用下奪清中之法。但前因葬事太勞。未卽痊愈。親友中有疑爲失表之症。囑其更請他醫調治。醫謂從未得汗。熱邪內陷之象。用葱豉等發汗。汗竟不出。反發昏沉。仍懇予治。予惟以清降爲事。漸漸神清食進。始終無汗而愈。愈後大便艱澀。惟服大黃補藥一劑不服。於以知外邪宜汗。內傷禁汗。內傷之虛者爲勞倦傷。宜補中益氣。飲食傷中虛夾實者。宜枳

朮丸內傷之純實者則宜攻下也。王安道辨之甚詳。

□ 偏 枯

新場鎮閔欽齋年五十外。形體清瘦。多火少痰。冬月忽患偏枯在左。遂從吳門解館而歸。醫惟以補氣消痰爲事。反增咽燥喉痹等症。病家謂本原既竭。故用補劑不效。延予聊問消息。余謂其脈其症純是一團火氣。須用河間治火之法。方用二地二冬知柏等甘寒苦寒相間。投二劑。頓覺神情清爽。病者方憶未病前數日。左肩胛猶如火燒。始信治火之說爲不謬也。繼服虎潛丸而全愈。提憲稿房陳掌衡夫人。患半身不遂。體質瘦弱。疑是血虛。投溫經養血。全無增減。因思內經云。痛者寒氣多也。病在脈絡。非辛烈猛重之味。不能勝任。服許學士川烏粥而愈。

□ 痺 症

風寒濕三氣合而爲痺。祛風祛寒祛濕。人人知之。不知有當變通者。酒溼

戴星杓年近四十。因烟業赴上洋。一夕忽患腿痛。不便行走。寓中適有素明醫理者。謂腎氣素虛。乃類中之漸。必服大造丸可愈。戴以客寓起居不便。遂乘肩輿而歸。本鎮及郡中之醫。皆用溫藥。并服大造丸。服下掣痛增至十分。兩手亦痛。陽事痿縮。遂延余診。余謂此屬熱痹。俗名流火是也。舌苔雖白。其實底絳。陽事痿縮。王節齋所云鬱火也。遂用三黃石膏犀角地黃等大劑。半月而起于床。更用虎潛大補陰丸等。一月後步履如常矣。

南庠生謝恩榮令堂。患熱痹。醫以爲血衰氣弱。投以補劑。轉劇。余用羚羊角二冬玉竹竹瀝等通絡之劑。投數劑而全愈。

□ 痿 症

前營千總龔振邦。多慾陰虧。夏月病起膝痿弱。余謂當作暑痿治。清暑益氣加活血之品。授方不服。轉服傷科之藥。一旦昏厥。心痛欲死。仍延余診。脈來氣散。生脈散加和中之品。服一劑。果覺少安。渠家信之不篤。遍請他醫。通同酌

治改用參地桂附服之轉增脹滿。又請一醫以和中降氣爲治。脹滿雖稍除而元氣益弱。病者益難支撐。改用參朮一劑而從前心痛欲死之症復作。不得已遂聽命於余焉。余謂此屬少陰腎水虧乏。轉服傷科之藥則氣亦虛矣。參朮桂附適以耗陰。橘半枳砂適以耗氣。俱未中病。故愈治愈劇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。乃正治也。用六味合生脈等堅服五十餘劑而愈。

南匯營兵朱七官濕熱成痿。求治於他縣時醫。以峻補剛劑囑其頻服。半月後厥陽上逆。頭眩耳鳴。胸中擾攘不安。格寒於下。兩腳如故。自分已無生理。友人顧鳴鶴與朱鄰近。延余決死生。余按脈象狂大。謂此症因溫補誤投。非絕症也。遂用芩連知柏豬胆汁等大寒之品。一劑卽減。投二十餘劑而全瘳。

郡城徐華封女病痿。兩足不能相去以寸。脊間皮寬肉軟。有如斗大。醫用雜補氣血之劑不效。予謂飲食如故。病屬下焦。芪朮守中不能達下。四藥誠爲女科要藥。若欲填實精髓則又不勝任矣。考內經筋痿骨痿皆屬奇經絡病。乃

用生鹿角龜版海參魚膠羊肉等血肉之味。配入熟地枸杞牛膝歸芍。堅服三十餘劑而全愈。

■ 腫脹

南匯本城李孝思。單脹數月。諸藥不效。余按脈象沉微。此屬湯微。用塞因塞用法。專服理中加附子而愈。郡城卜姓女。十有三歲。先患痧疹。繼患瘡疾。醫用開泄太過。遂至脹滿。肚腹以下。堅硬如石。本家疑爲虛症。請一老醫中。專用補藥者診治。豈知竟云痧毒內攻。法在不治。余時初到郡中。遂來延診。余按其脈沉細而微。脾虛景象。顯然如繪。初用錢氏白朮散。而堅硬消。繼用陳氏六神湯而脹滿愈。

■ 黃疸

吳靜山孝廉令正錢夫人。時邪後。遂發黃腫。日嗜乾茶無度。蘇太諸醫。皆用氣血並補。久而不愈。延余診之。脈兩手俱洪數之甚。詢得腹中攻痛。無常夜

則身熱如烙。此由陰液不充。瘀滯乾粘所致。宿血不去。則肢體浮腫。新血不生。則肌肉消瘦。一切補脾剛藥。未可施於此症。考仲景治黃有猪膏髮煎潤燥之法。爰倣其義。專用滋腎之品。調養腎肝而愈。

前營遊擊溫公。夏月自浦口來松。途中冒暑。到署後請醫調治。初用清暑利濕不效。改用參朮歸地。轉增脘痛。自後朝暮更醫。愈言誤補留邪。治難有效。遂延余診。余見其身病發黃。總是胃府結聚不行所致。用連理湯辛開苦降法。授方不服。遂就診於青浦醫家。方用茵陳五苓散等。服之亦不效。遂以絕症爲辭。歸至署中。計無復出。始委命以聽余焉。予仍用前法。服參些少。是夜卽得安寢。改用理中湯調理半月而愈。

諸痛

嘉定陳嫗年五十有七。病頭痛數年。額上爲甚。額屬陽明部分。久痛必虛。須填補陽明。兼鼓舞胃中清陽之氣。用玉屏風散加炙草葛根。二劑全愈。推此

而太陽頭項痛。少陽頭角痛。厥陰頭巔痛。皆可按法而治矣。又高橋鎮曹連珍室。操持家事頗勞。兼多暴怒。孟夏得疾。自天柱至頭巔。忽然強痛。堅重難移。兩耳赤腫。胃中饑雜。脈象洪數。宗喻氏治吳添官母例而愈。

楓涇鎮宋元英。境享安閑。恣情房幃。患腹痛二年。醫藥不效。遂就診於吳郡極時之醫。以絕症爲辭。宋卽歸家料理後事。深信醫言爲不謬。余適過楓。晤宋氏西席程永孚。談及醫理。遂爲知己。同元英來寓就診。細按其脈。細詢其症。總是陰陽悖逆。升降不利使然。問曰。曾服瀉心湯進退黃連湯否。曰未也。因酌一方以授。投一劑而稍平。數劑而全愈。

□ 胎 產

胎前宜涼。人人知之。而亦有宜於溫者。胎前宜補血。不宜破血。而亦有轉用破血而得安者。總在臨症時之細心體會也。郡城孫錦堂室。懷胎五月。病轉胞不溺。醫用清利水道。並不究及轉胞由於下焦虛寒。由於中焦氣弱。由於肝

家血滯。猪苓澤瀉車前等藥。徒傷胃氣。故飲食減少。夜不得寐。諸恙漸臻。而胞系之繚戾者如故也。日請穩婆抬起始得溺出。究之元氣不支。日甚一日。因而延余診治。余診其脈。緩大有力。許以可救。遵金匱成例。投腎氣湯一劑。是夜稍得安寢。蓋利水之藥。足以瀉腎。投桂附而命門溫煖。故稍得安寢耳。再遵丹溪補氣成例。投參朮湯一劑。飲食漸能知味。惟病暑大便不引。已數月腹中至此更覺不安。改用茱連湯一劑。大便秘解。小便雖仍穩婆伺候。病者因諸患悉減。深信不疑。再求良治。余爲沉思者久之。脈象比前益見有力。元氣已復。而胎氣未舉。必有瘀血阻塞其間。遂用大劑破血之藥。一劑而脹遂消。三劑而胎氣舉。凡破血之藥。最足礙胎。今破血而胎反固。妙在先用補藥以助其元氣也。

產後感冒時邪。宜溫散不宜涼散。人人知之。而亦有不宣於溫而宜於涼者。誤用溫則不得不用大寒矣。歸鞠氏姪女。冬月初產無恙。至六日。頭痛身熱。凜凜畏寒。予用梔豉湯。夜半熱退。逾日復熱。更醫用產後逐瘀成法。遂加煩躁。

余謂冬溫爲病。清之可安。通評虛實論曰。乳子而病熱。脈懸小者。手足溫則生。仍依時邪治例。用白虎湯而愈。凡產後無產症而染他症者。卽當以他症治之。而丹溪大補氣血之言。卻不可拘。仲景云。病解能食。七八日更發熱者。此爲胃實。大承氣湯主之。夫陽明經中。仲景尙再三戒人不可輕下。而產後亡血既多。仍云承氣主之。蓋既爲胃實。自有不得不用之理。舉一症而產後之挾實者可類推也。仲景云。產後下利虛極。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。夫既曰虛極。仍用白頭翁湯者。上痢中既有渴欲飲水熱而下重之症。則白頭翁湯自有不得不用之理。惟其虛極。故加甘草阿膠以養其正。舉一症而產後之挾虛者可類推也。

產後惡露不行。胸腹飽脹。溫之通之。人人知之。而亦有不宜於溫而宜於涼。不宜於通而宜而和者。東門鞠上玉室。初產患此。其脈數大而疾。上兼鼻衄。余用當歸二兩煎湯。沖熱童便與服。稍稍安穩。但惡露止有點滴耳。更醫用炮

姜等溫通套劑。遂至胸腹增脹。惡露點滴不行。有欲依產後春溫治例。大進苦寒之品。余曰。又非穩治。堅用歸地丹芍等涼血和血之劑。十餘日。惡露大行而全愈。凡產後病解能食。七八日發熱者。當作別病治。初產後即發熱者。則仍作產後治。但各有寒熱兩途。不可不條分縷析。

郡城侯姓婦。年三十有八。因元宵夜遊。行走太勞。歸即小產。醫者皆以其胸腹有塊。用逐瘀成法。每劑必加炮姜。俱未有效。後雖停藥。而骨節如焚。積塊愈大。小便艱澀。熱痛異常。至三月初。始延余診。已奄奄一息。診其脈。沉伏之極。隱隱難尋。予固知其陰虛陽盛。但日期多延。宜用緩治。初投復脈減去姜桂。神氣稍安。繼投丹溪大補陰丸。諸患悉減。終投本事虎杖湯。積塊平復。淋痛皆除。不及一月。飲食大增而全愈。

得勝渡衛姓婦。初產惡露不行。發熱疼痛。中挾冬溫伏氣。醫用逐瘀溫經套劑。遂至熱邪流注左腿。日夜難安。飲多食少。至冬至。朝廷余診治。予變產後

宜溫之說。用涼血加大劑通瘀解毒。四服全愈。

郡城張六老室。產後月餘。崩中不止。時當暑月。醫用和中養血。俱不能止。病已三日。夜視爲必死。余診其脈。浮大欲脫。連聲索救。神氣尙清。急今煎黃芪一兩。當歸一兩。服之。頃刻立止。古方當歸補血湯。黃芪多於當歸五倍。今加當歸與黃芪等分者。時當暑月。恐黃芪之過亢也。